

高天流云忆铁樵

■邝厚勤

时光飞逝,著名书法家铁樵先生离开我们一晃就是十个年头。这十年来,他的音容笑貌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,不时让我记忆起与之萍水相逢相交的点滴往事……

初识铁樵先生,大约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,他由河北承德退休荣归故里,两年后出席衡阳市第五次文代会,搞书法的他与写歌词的我同分在一个讨论小组。之后又有过多次在一起参加文艺活动近距离接触,便逐渐熟络起来,成为难分彼此的忘年交。

1994年初春,我从供职的单位分得一套两居室新房,因刚从工厂调入政府机关,面临着交了集资购房款,就拿不出钱来搞装修的窘境。无意间,在时任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正南先生面前漏了一句。李副部长当即给我出金点子:简单粉刷一下墙壁,找几位书画家弄几幅字画挂上,给人感觉比那些个豪华装修不会差。听过李副部长的指点迷津,我找的第一位书法家就是铁樵先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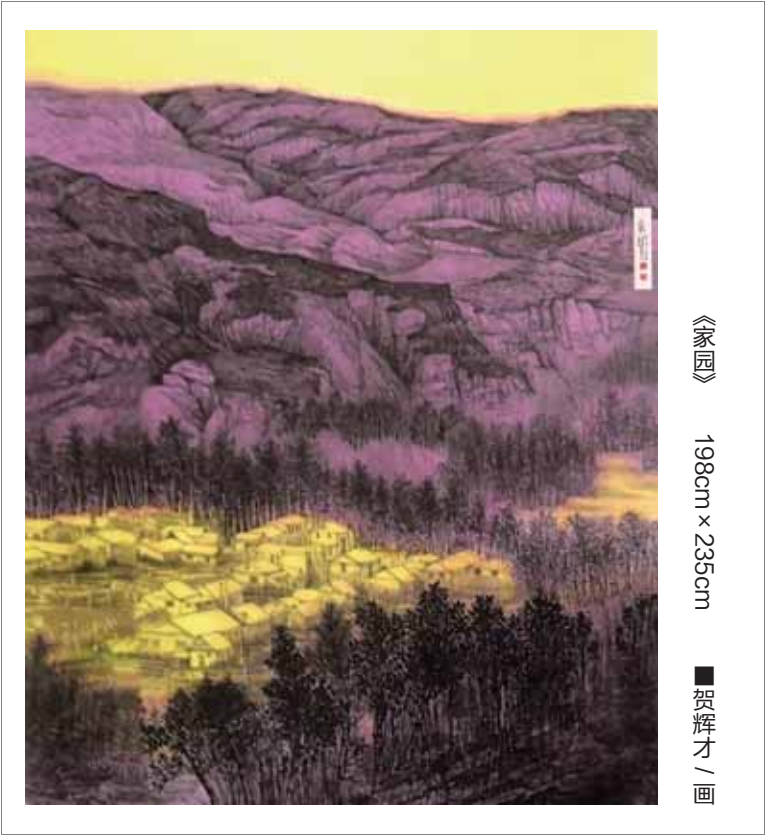
当我忐忑不安来到打线坪铁樵先生“还鹤楼”家中时,说明来意。他没作任何推辞,马上走到书法桌案边铺宣纸边问我:写什么内容?我说就写“松骨”两个字。“好!”铁樵先生接口道:“我知道你这‘松骨’二字的寓意,取自陶铸散文名篇《松树的风格》,做人就要像松树一样讲风骨。”只见他握笔蘸墨,精熟运腕,一幅正文隶书、边款行书、大气厚重的四尺宣对折榜书便一挥而就。要知道书法家一般都拒绝写事先没有练习过的“命题作文”,竟意想不到被誉为“热河书坛的一面旗帜”的铁樵先生,对我之所求操办得如此神速,而且润格分文未取,还倒贴我一顿茶水果品款待。拿回家装裱后,挂在客厅正面墙上。随后,我要来李正南、邓磐石、彭启宇、陈文质、杨宝琳、席志强等雁城书画界名家的多幅作品。我那未曾装修的陋室,该挂字画的地方都挂上了字画,顿时蓬荜生辉,简直成了书画长廊。

1998年秋,区里要将青山街道西湖一村打造成文明卫生示范小区。区领导找我出面去请铁樵、邓磐石两位书法家为小区新建的牌坊题写一块“西湖一村”匾额、书写一幅“创文明小区,建美好家园”楹联。经商定:铁樵先生题写匾额,邓磐石先生书写楹联。因经费紧张,一起只能给两千元润格。要知道,当时铁樵先生的润格收费标准,题写匾额一个字两千元,如题写四个字就是八千元,加上一副楹联,至少付费在一万二千元以上。这可苦了我,不知该如何启齿。但最后我还是硬着头皮去找两位。听说是创文需要,他们都爽快地一口应承下来,只字不提润格。当我去取墨宝并提出两千元润格怎么个分配时,铁樵先生坚持说这钱全部给邓磐石先生;而邓磐石先生则说铁樵先生题写匾额是大作品费力多,我写的楹联是小作品,钱应该全部给铁樵先生。面对两位书法家你推我让,我只好擅自做主,一人给一千。透过这件礼让润格的小事,无论铁樵先生还是邓磐石先生,无不体现出文品、人品、人格的高风亮节。

几年下来,除上文提到的书法墨宝外,铁樵先生先后为我书写了隶书横批《德艺双馨》、行楷斗方《正清源》、行书条幅《还鹤楼吟韵》等,还为我题写了《雪季再来》《过往从谊》《邝厚勤印谱》等多部书名。我多次提出要给铁樵先生付点润格,或买点烟酒以示感谢,都被他一一回绝。他曾多次给我说道:“文艺创作源自于生活,回过头来最终要服务于生活,服务于人民。我有一个原则,如果是单位用于宣传以扩大影响或商业用途,我照惯例收取润格。凡是给个人写书法,一概不收费用。”他工作一辈子的承德地区有“错落山城十万户,铁樵书法几千家”之说,他荣归故里二十年间的雁城又何尝不是如此。据我粗略估算,他无偿奉献给雁城平民百姓的书法墨宝,至少在七八千幅以上,受惠于他教海的书法作者成百上千。拥有如此高境界“平民情怀”的铁樵先生,可说是“德艺双馨”的一面旗帜,难怪有人封他为“平民书法家”。

2006年,铁樵先生因病卧床,语言失声,不能自行进食,每天靠导管流食维持生命。一天我去医院探视他,他小儿子名杰兄附在他耳畔轻轻地说:“邝局长看您来了。”本是昏睡的铁樵先生突然清醒睁开眼睛,伸出手示意名杰兄拿纸笔给他。他接过纸笔靠在床头,用颤颤发抖的手极其费力地在纸上写下“厚勤好人”四个字。这可说是铁樵先生留给我最后的绝笔,令我感动不已。2010年12月31日,铁樵先生与世长辞,享年86岁。我因参加省文联组织的创作采风出行在外,未能送他最后一程,至今回想起来心里愧疚不已。

行文至此,或许有人会问,你上面说的“铁樵”究竟是谁?哦,那我回答好了:铁樵者,著名书法家,欧伯达先生是也。



握着三重灵魂的邹容

■李志高

你在自己的胸中设置了一个巨大的战场

你对语言如何变成千军万马有一种无懈可击的妙法

像一台不能停下来的水泵

企图把满清生命的水抽空

当你走上庄严的没有硝烟的战场

你的手中仍然握着你的三重灵魂

你的心有一页页包着火的檄文

你这个年龄段,在朋友面前应该是个淘气鬼。关于爱情那一页你一直秘而不宣,一直是个迷失者

你不想让爱你的女人走进一种厄运

启明星,你的灵魂是那么严峻

要创造一个奇迹,其实你的血液像月光,照亮多少血染的衣襟

多少黑色的行列,那些沉沦的人

你的眼睛在预言,同时又在纵火

民间有谚语:“腊月二十六,杀猪割年肉”。所谓杀猪,当然是杀自己家养的猪;所谓割肉,是指没养猪的人家到有杀年猪的左右乡邻家里去买过年吃的肉。

从小到大,我记忆里的故乡岁月,并不是年年都可以杀年猪的。有时经济拮据时,家里早早就把猪卖了换钱。记得刚上初中那年春节,母亲寻思了好久,与父亲几经商量决定赶在年边奢侈一回,杀一头肥猪过年。一来可以留一些肉过年,二来把一部分肉卖给乡亲,凑齐我年后开学的学费。

母亲常在嘴边念叨:“养牛为种田,养猪为过年,养鸡下蛋换点油盐钱。”一大早,村里的唐屠夫就用长约一米多的锃亮的铁棍扛起杀猪工具来到我家,母亲早已烧好了一大锅滚烫的开水候着。村里人憨厚淳朴、与邻为善,左邻右舍此时不喊自来,准备一起帮忙。唐屠夫不急着杀猪,而是在门前空地上先架好两条长凳,搭好剁肉用的门板,这才领着大伙向猪栏奔去……

其实抓猪也是一个技术活,光有力气还不行。只见其中一个最有力气的人,跨进猪圈抓住猪尾巴用力一提,猪的后腿就离开了地面。紧接着,另外两人上前一只手抓住猪耳朵,另一只手从猪前腿下穿过,两人再十指相扣,一同将猪摞倒在架好的长凳上。这时,唐屠夫上前一步,从槽盆里拿出尖刀,叨在嘴里,左手使劲握住猪的下巴,右手利索

重游耒阳竹海

(外一首)

■泓 致

泉水山庄笋蕨肥,螺丝仙洞彩云飞。
弯弯竹径青杉湿,袅袅香烟关庙巍。
滩上神泉喷白练,山中耄老杖芳菲。
曾经蔡侯垂杨地,景色重游秋露微。

永州行

阴雨连旬终放晴,永州之野正春分。
苍梧千象翠微近,潇水长流景物新。
重钓寒江知柳子,再飞狂草醉藏真。
蘋洲襟坐谈今古,蜃叟濂溪毓后昆。

立春吟

■曹政德

万物今方醒,和风抱红临。
贵恨新冠扰,辛丑春梦惊。

需要唤醒,需要唤起斗志
需要复仇的女神给刚诞生的战士以乳汁。当你的思想和先行者融为一体时,就成了坚持不懈的渴望

在我看来,你像一只折翼的雄鹰
落在上海的监狱里。你的意志已经点燃了自身,你太贪婪了
你还要坚持把又黑又脏的监狱照亮
熬尽光亮的躯体,凝结成一根冰柱,丢弃在乱坟岗上
被义士刘三偷偷拾起,放在自家的地里,使他的名字和你的名字连在一起,再一次抒写成一篇十分感人的革命佳话

二十六,杀猪割肉办年货

■唐兰荣

地在猪脖处掸掉尘土,再抬手取下尖刀捅入猪的喉咙,再顺手拔出,鲜血就哗哗地流入早已准备好的大槽盆里。唐屠夫杀猪很有讲究,他一边叨着烟一边吹嘘,咯下刀很重要,要恰到好处才算得上高手。重了,容易杀呛,吹气时那猪便鼓胀不起来,猪毛便收拾不干净。轻了,不出血,或出血不净,便会出现淤血现象,猪肉既不好看也不好吃。

为便于刮毛,唐屠夫在猪的一条后腿上切一个口子,然后用一根自己带来的铁棍,贴着腿皮往里捅,将猪身的有关部位捅遍。接下来,他弯下腰,一只手攥住那条猪后腿,另一只手拉住刀口处翘起的皮,不顾腥血,用嘴对着切口用力吹,腮帮子高高地鼓着,脸憋得通红,直到把猪的肚皮吹得鼓胀胀的,才用细绳子扎住猪腿的上方。随后将猪放在大木盆上,用大茶壶装满开水将猪身遍体烫过。此时奔跑的脚步声、嘈杂的人声,在冬日冷寂的山谷间反复回荡,年味也在这回荡声里逐渐浓了起来。待把猪毛刮得干干净净,唐屠夫开始使出“庖丁”式的功夫同几个帮手用两个大铁钩子分别钩住猪的臀尖,嗨的一声,把猪从木盆上抬起来用铁钩倒挂在靠墙边的木梯子上,有条不紊地开膛、取五脏。一番忙碌,两百多斤重的大猪就被宰杀好了,再用大砍刀将猪一分为二,劈作两半儿放到先前就架好的门板上。

“来来来,帮我砍那个后腿肉”“莫抢,那个猪前脚就归我了”……

随后,就是村里的乡亲争着要买过年肉了。还是唐屠夫操刀,父亲掌秤,面对争相买肉的乡亲,父亲一边给他们散烟,一边笑着说:“慢点几,莫急,都有份。”于是,你十斤,我五斤,唐屠夫眼色功夫好,一刀下去,重量都八九不离十。

杀完了年猪,当然就得吃中午饭和猪血汤了。其实在乡亲们还在外面忙活着割肉时,母亲已经在准备饭菜了。母亲将用盆接住的猪血放上一小段时间,等到它凝结,用刀划成豆腐大小的小块,再添上瘦肉、姜葱等,做出一大锅猪血汤,用来招呼屠夫和前来帮忙的亲戚和邻居。记忆犹新的是,母亲还要我给村子里的乡亲,挨家挨户都送上一碗猪血汤让大家一起尝尝鲜。既是对辛勤劳作的检视,也是对一年丰收的祝贺,更是为了增进邻里的感情,营造过年的氛围。

待我一一送完回到家,那些在我家猜拳喝酒的乡亲,正其乐融融。趁着脸红耳热之际,大家聊开了,一年的家长里短,一年的春播秋收,村子里的风流趣事,哪家的孩子有出息等,都在屋里传播开来,笑声一浪盖过一浪,顺着冬日的风飘得很远很远。

许多年过去了,曾经给我带来无尽童趣的旧时光,已经渐行渐远。但那曾经热闹无比的杀年猪的一幕幕似乎还是那样的熟悉,那悠悠的乡愁早已定格在我的脑海里。如今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,我的乡亲们也一定能在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托举下,拥抱一个更具开放和包容的美好未来。